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
未經批准
不得翻印



北 角 的 上 海 情 景

散
文
專
號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，我從上海來到香港。

來到香港後，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住在北角。

住在北角，因為北角有濃厚的上海氣氛，窗外常有雙臂挽着包袱的小販喊賣酒釀圓子和五香茶葉蛋。

酒釀圓子和五香茶葉蛋是上海傳統零食，很有上海味。不過，在傳統零食中，最具上海味的應是臭豆腐。對於廣東人，臭豆腐卻是香氣噴噴的美味小食。這種情形，清楚說明：人的好惡與喜厭並不相同，有人將臭氣當作香氣，有人將香氣當作臭氣；有人將美麗看作醜陋，有人將醜陋看作美麗。

將醜陋看作美麗等於將悲苦看作歡樂。五十年代有個上海籍舞女，綽號「至尊寶」，意思是「統吃」，長期將虛偽的感情當作鹹肉切成一塊一塊，廉價出售。她長得並不漂亮，卻有許多男人說她長得美。有些老舞客不斷花錢被她「吃」；有些小白臉為了金錢甘願被她「吃」。那時候，「至尊寶」常去燕雲樓。

燕雲樓位於今天的雲華大廈。我每一次經過雲華大廈門口就會想起五、六十年代的北角。

五、六十年代的北角，到處可以見到上海情與上海景。坐在北角麗池夜總會尋歡作樂的上海人，一定可以體會到坐在上海麗都夜總會的氣氛。四十年代後期，上海麗都夜總會每晚邀請著名歌星張露演唱時代曲，由唐喬司樂隊伴奏。五十年代，張露自滬來港，曾在天宮夜總會（即現在的皇都戲院）演唱。那時候，天宮夜總會的樂隊就是上海仙樂斯舞廳的洛平樂隊，祇要是「老上海」，在北角天宮夜總會尋求歡樂

時，就會產生仍在上海生活的感覺，甚至忘記自己身居香港。

忘記自己身居香港的上海人，多數住在北角，理由是：五、六十年代的北角有很濃的上海氣氛，可以使「身居香港、心在上海」的人得到滿足。那時候，喜歡吃羅宋湯的上海人，祇要走去英皇道的「皇后飯店」或「溫莎餐廳」，就可以重享在上海霞飛路「D D 斯」吃羅宋湯的樂趣；喜歡吃蟹殼黃的人，可以到「四五六菜館」選購鹹蟹殼黃或甜蟹殼黃；喜歡吃上海菜的人，可以到「五芳齋」去吃「栗子燒雞」、「葱烤鯽魚」；喜歡吃醬豬肉的人，可以到堡壘街一家上海店去買味道濃重的醬豬肉；喜歡吃烘山芋的人，可以在北景街買到熱得燙手的烘山芋；喜歡吃蜜餞的人，可以到「同順興」購買上海「采芝齋」的蜜餞。……從這種情況來看，住在北角的上海人，在飲食方面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滿足。其實，五、六十年代的北角，除上海食品外，還有不少上海景物。就我記憶所及，那時候北角的上海理髮店相當多，上海人走去剪髮可以與理髮師傅用上海話交談。此外，喜歡上海貨物的人，在春秧街三陽南貨店可以買到需要的東西；愛看京戲的上海人，坐在新光戲院就會產生坐在天蟾舞臺看京戲的感覺；講究衣着的上海人，走去英皇道造寸服裝公司、黑白製衣公司與錦屏街滬杭裁縫舖，就可以買到由上海裁縫製作的男女服裝。……使我最難忘的是：月園遊樂場入口處經常有個阿婆用上海話大聲喊賣白蘭花和夜來香。凡此種種，顯示五、六十年代的北角，有不少上海景和上海情。

有不少上海情和上海景的北角，一度被人稱為「小上海」。對於不習慣南方風土的上海人，住在北角，必可減少對上海的戀念，甚至不再懷念上海。但是現在，情況已不同。走去北角尋找上海情景的人，難免感到失望。

(本篇標題書寫：劉以鬯)

劉以鬯，男，原名劉同輝，祖籍浙江鎮海，一九一八年生於上海。四一年夏，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。四八年冬移居香港，長期從事編輯工作。曾任《香港文學》月刊總編輯，現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。著作有小說、評論、翻譯等數十種。